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嗔鶯叱燕 絳芸軒裡召將飛符

話說寶玉聞聽賈母等回來，隨多添了一件衣裳，拄了杖，前邊來，都見過了。賈母等因每日辛苦，都要早些歇息，一宿無話。次日五鼓，又往朝中去。離送靈日不遠，鴛鴦、琥珀、翡翠、玻璃四人，都忙著打點賈母之物；玉釧、彩雲、彩霞皆打點王夫人之物；當面查點與跟隨的管事媳婦們。跟隨的一共大小六個丫鬟，一個老婆媳婦子，男人不算。連日收拾馱轎器械。鴛鴦和玉釧兒皆不隨去，只看屋子。一面先幾日預備帳幔鋪陳之物，先有四五個媳婦並幾個男子領出來，坐了幾輛車轎過去，先至下處，鋪陳安插等候。

臨日，賈母帶著賈蓉媳婦，坐一乘馱轎，王夫人在後，亦坐一乘馱轎；賈珍騎馬，率領眾家丁圍護；又有幾輛大車，與婆子丫鬟等坐，並放些隨換的衣包等件。是日，薛姨媽尤氏率領諸人直送至大門外方回。賈璉恐路上不便，一面打發他父母起身，趕上了賈母王夫人馱轎，自己也隨後帶領家丁押後跟來。

榮府內，賴大添派人丁上夜，將兩處廳院都關了，一應出入人等皆走西邊小角門。日落時，便命關了儀門，不放入出入。園中前後東西角門亦皆關鎖，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後，常係他姐妹出入之門，東邊通薛姨媽的角門，這兩門因在裡院，不必關鎖。裡面鴛鴦和玉釧兒也將上房關了，自領丫鬟婆子下房去歇。每日林之孝家的帶領一個老婆子上夜，穿堂內又添了許多小廝打更。已安插得十分妥當。

一日清曉，寶釵春困已醒，牽帷下榻，微覺輕寒，及啟戶視之，見院中土潤苔青，原來五更時，落了幾點微雨。於是喚起湘雲等人來。一面梳洗，湘雲因說：「兩腮作癢，恐又犯了桃花癩。」因問寶釵要些薔薇硝擦。寶釵道：「前日剩的，都給了琴妹妹了。」因說：「顰兒配了許多，我正要到他些來，因今年竟沒發癢，就忘了。」因命鶯兒去取些來。鶯兒應了纔去時，蕊官便說：「我同你去，順便瞧瞧藕官。」說著，徑同鶯兒出了蘅蕪院。

二人你言我語，一面行走，一面說笑，不覺到了柳葉渚。順著柳隄走來，因見葉纔點碧，絲若垂金，鶯兒便笑道：「你會拿這柳條子編東西不會？」蕊官笑道：「編什麼東西？」鶯兒道：「什麼編不得？玩的，使的，都可。等我摘些下來，帶著這葉子編一個花籃，掐了各色花兒放在裡頭，纔是好玩呢！」說著，且不去取硝，只伸手採了許多嫩條，命蕊官拿著，他卻一行走，一行編花籃。隨路見花便採一二枝，編出一個玲瓏過梁的籃子。枝上自有本來翠葉滿佈，將花放上，卻也別致有趣。喜得蕊官笑說：「好姐姐，給了我罷！」鶯兒道：「這一個送僑們林姑娘；回來僑們再多採些，編幾個大家玩。」說著，來至瀟湘館中。黛玉也正晨粧，見了這籃子，便笑說：「這個新鮮花籃是誰編的？」鶯兒說：「我編的，送給姑娘玩的。」黛玉接了，笑道：「怪道人人讚你的手巧，這玩意兒卻也別致。」一面瞧了，一面便叫紫鵲掛在那裡。鶯兒又問候薛姨媽，方和黛玉要硝。黛玉忙命紫鵲去包了一包，遞給鶯兒。黛玉又說道：「我好了，今日要出去逛逛。你回去說給姐姐，不用過來問候媽媽，也不敢勞他過來。我梳了頭，和媽媽都往那裡去吃飯，大家熱鬧些。」

鶯兒答應了出來，便到紫鵲房中找蕊官，只見蕊官卻與藕官二人正說得高興，不能相捨。鶯兒便笑說：「姑娘也去呢，藕官先同去等著，不好嗎？」紫鵲聽見如此說，便也說道：「這話倒很是。他這裡淘氣的可厭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便將黛玉的匙箸，用了一塊洋巾包了，交給藕官，道：「你先帶了這個去，也算一趟差了。」

藕官接了，笑嘻嘻同他二人出來，一徑順著柳隄走來。鶯兒便又採些柳條，索性坐在山石上編起來；又命蕊官先送了硝去再來。他二人只顧愛看他編，那裡捨得去？鶯兒只管催說：「你們再不去，我就不編了。」藕官便說：「同你去了，再快回來。」二人方去了。

這裡鶯兒正編，只見何媽的女兒春燕走來笑問：「姐姐編什麼呢？」正說著，蕊官藕官也到了。春燕便向藕官道：「前日你到底燒了什麼紙，叫我姨媽看見了，要告你沒告成，倒被寶玉賴了他好些不是，氣得他一五一一告訴我媽。你們在外頭二三年了，積了些什麼仇恨，如今還不解開？」藕官冷笑道：「有什麼仇恨？他們不知足，反怨我們！在外頭這兩年，不知賺了我們多少東西。你說說，可有的沒的？」

春燕也笑道：「他是我的姨媽，也不好向著外人反說他的。怨不得寶玉說：『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寶珠；出了嫁，不知怎麼，就變出許多不好的毛病兒來；再老了，更不是珠子，竟是魚眼睛了！分明一個人，怎麼變出三樣來？』這話雖是混賬話，想起來，真不錯。別人不知道，只說我媽和姨媽，他老姐兒兩個，如今越老了，越把錢看的真了。先是老姐兒兩個在家，抱怨沒個差使進益；幸虧有了這園子，把我挑進來，可巧把我分到怡紅院。家裡省了我一個人的費用不算外，每月還有四五百錢的餘剩，這也還說不夠。後來老姐兒兩個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他們，藕官認了我姨媽，芳官認了我媽，這幾年著實寬綽了。如今挪進來，也算攔開手了，還只無厭。你說可笑不可笑？接著我媽和芳官又吵了一場，又要給寶玉吹湯，討個沒趣兒。幸虧園裡的人多，沒人記的清楚，誰是誰的親故；要有人記得，我們一家子，叫人家看著什麼意思呢？你這會子又跑了來弄這個。這一帶地方上的東西，都是我姑媽管著。他一得了這地，每日起早睡晚，自己辛苦了還不算，每日逼著我們來照看，生怕有人糟踏。我又怕誤了我的差使。如今我們進來了，老姑嫂兩個照看得謹慎，一根草也不許人亂動，你還掐這些好花兒，又折他的嫩樹枝子。他們即刻就來，你看他們抱怨！」

鶯兒道：「別人折招使不得，獨我使得：自從分了地基之後，各房裡每日皆有分例的，不用算；單算花草玩意兒：誰管什麼，每日誰就把各房裡姑娘丫頭帶的必要各色送些折枝去，另有插瓶的。惟有我們姑娘說了：『一概不用送，等要什麼再和你要。』究竟總沒要過一次。我今便掐些，他們也不好意思說的。」

一言未了，他姑媽果然拄了拐杖走來，鶯兒春燕等忙讓坐。那婆子見採了許多嫩柳，又見藕官等採了許多鮮花，心裡便不受用；看著鶯兒編弄，又不好說什麼，便說春燕道：「我叫你來照看照看，你就貪著玩，不去了，倘或叫起你來，你又說我使你了。拿我作隱身草兒，你來樂！」春燕道：「你老人家又使我，又怕，這會子反說我！難道把我劈八瓣子不成？」鶯兒笑道：「姑媽，你別信小燕兒的話。這都是他摘下來，煩我給他編，我攆他，他不去。」春燕笑道：「你可少玩兒。你只顧玩，他老人家就認真的。」

那婆子本是愚劣之輩，兼之年邁昏眊，惟利是命，一概情面不管。正心疼肝斷，無計可施，聽鶯兒如此說，便倚老賣老，拿起拄杖，向春燕身上擊了幾下，罵道：「小蹄子！我說著你，你還和我強嘴兒呢！你媽恨得牙癢癢，要撕你的肉吃呢！你還和我梆子似的！」打得春燕又愧又急，因哭道：「鶯兒姐姐玩話，你就認真打我！我媽為什麼恨我？我又沒燒糊了洗臉水，有什麼不是？」

鶯兒本是玩話，忽見婆子認真動了氣，忙上前拉住，笑道：「我纔是玩話，你老人家打他，這不是臊我了嗎？」那婆子道：「姑娘，你別管我們的事！難道因為姑娘在這裡，不許我們管孩子不成？」鶯兒聽這般蠢話，便賭氣，紅了臉，撒了手，冷笑道：「你要管，那一刻管不得？偏我說了一句玩話，就管他了？——我看你管去！」說著，便坐下，仍編柳籃子。

偏又春燕的娘出來找他，喊道：「你不來舀水，在那裡做什麼？」那婆子便接聲兒道：「你來瞧瞧！你女孩兒連我也不服了，在這裡排揆我呢！」那婆子一面走過來，說：「姑奶奶，又怎麼了？我們丫頭眼裡沒娘罷了，連姑媽也沒了不成？」

鶯兒見他娘來了，只得又說原故。他姑媽那裡容人說話，便將石上的花柳與他娘瞧，道：「你瞧瞧！你女孩兒這麼大孩子玩的！他領著人糟踏我，我怎麼說人？」他娘也正為芳官之氣未平，又恨春燕不遂他的心，便走上來打了個耳刮子，罵道：「小娼婦！你能上了幾年台盤？你也跟著那起輕薄浪小婦學！怎麼就管不得你們了？乾的我管不得，你是我自己生出來的，難道也不敢管

你不成？既是你們這起蹄子到得去的地方我到不去，你就死在那裡伺候，又跑出來浪漢子！」一面又抓起那柳條子來，直送到他臉上，問道：「這叫做什麼？這編的是你娘的什麼？」鶯兒忙道：「那是我編的，你別『指桑罵槐』的！」

那婆子深妒襲人晴雯一千人，早知道凡房中大些的丫鬟，都比他們有些體統權勢，凡見了這一千人，心中又畏又讓，未免又氣又恨，亦且遷怒於眾；復又看見了藕官，又是他姐姐的冤家；四處湊成一股怒氣。

那春燕啼哭著往怡紅院去了。他娘又恐問他為何哭，怕他又說出來，又要受晴雯等的氣，不免趕著來喊道：「你回來！我告訴你再去。」春燕那裡肯回來，急的他娘跑了去要拉他。春燕回頭看見，便也往前飛跑。他娘只顧趕他，不防腳下被青苔滑倒，招的鶯兒三個人反都笑了。鶯兒賭氣將花柳皆擲於河中，自回房去。這裡把個婆子心疼的只念佛，又罵：「促狹小蹄子！糟蹋了花兒，雷也是要劈的！」自己且掐花與各房送去。

卻說春燕一直跑進院中，頂頭遇見襲人往黛玉處問安去。春燕便一把抱住襲人，說：「姑娘救我！我媽又打我呢！」襲人見他娘來了，不免生氣，便說：「三日兩頭兒，打了乾的打親的，還是賣弄你女孩兒多？還是認真不知王法？」這婆子來了幾日，見襲人不言不語，是好性兒的，便說道：「姑娘，你不知道，別管我們的閒事。都是你們縱的，還管什麼？」說著，便又趕著打。襲人氣的轉身進來。麝月正在海棠下晾手巾，聽如此喊鬧，便說：「姐姐別管，看他怎麼著！」一面使眼色給春燕。春燕會意，直奔了寶玉去。眾人都笑說：「這可是從來沒有的事，今兒都鬧出來了！」麝月向婆子道：「你再略煞一煞氣兒。難道這些人的臉面，和你討一個情還討不出來不成？」

那婆子見他女兒奔到寶玉身邊去，又見寶玉拉了春燕的手，說：「你別怕，有我呢！」春燕一行哭，一行將方纔鶯兒等事都說出來。寶玉越發急起來，說：「你只在這裡鬧倒罷了，怎麼把你媽也都得罪起來！」麝月又向婆子及眾人道：「怨不得這嫂子說我們管不著他們的事。我們原無知，錯管了；如今請出一個管得著的人來管一管，嫂子就心服口服，也知道規矩了！」便回頭，命小丫頭子：「去把平兒給我叫來。平兒不得閒，就把林大娘叫了來。」

那小丫頭子應了便走。眾媳婦上來笑說：「嫂子，快求姑娘們叫回那孩子來罷。平姑娘來了，可就不好了！」那婆子說道：「憑是那個姑娘來了，也要評個理。沒有見個娘管女孩兒，大家管著娘的！」眾人笑道：「你當是那個平姑娘？是二奶奶屋裡頭的平姑娘啊！他有情麼，說你兩句；他一翻臉，嫂子，你吃不了兜著走！」

說著，只見那個小丫頭回來說：「平姑娘正有事呢。問我做什麼，我告訴了他。他說：『先攆他出去，告訴林大娘，在角門子上打四□板子就是了。』」那婆子聽見如此說了，嚇得淚流滿面，央告襲人等說：「好容易我進來了！況且我是寡婦家，沒有壞心，一心在裡頭伏侍姑娘們。我這一去，不知苦到什麼田地！」襲人見他如此說，又心軟了，便說：「你既要在這裡，又不守規矩，又不聽話，又亂打人，那裡弄你這個不曉事的人來！天天鬥口齒，也叫人笑話！」晴雯道：「理他呢！打發他去了正經。那裡那麼大工夫，和他對嘴對舌的？」那婆子又央眾人道：「我雖錯了，姑娘們吩咐了，以後改過。姑娘們那不是行好積德？」一面又央告春燕：「原是為打你起的，饒沒打成你，我如今反受了罪。好孩子，你好歹替我求求罷！」寶玉見如此可憐，便命留下，「不許再鬧！再鬧，一定打了攆出去。」

那婆子一一謝過下去。只見平兒走來，問係何事。襲人等忙說：「已完了，不必再提了。」平兒笑道：「『得饒人處且饒人』，得將就的就省些事罷。但只聽見各屋裡大小人等都作起反來了，一處不了又一處，叫我不知管那一處是！」襲人笑道：「我只說我們這裡反了，原來還有幾處！」平兒笑道：「這算什麼事！這三四日的工夫，一共大小出了八九件呢，一一比這裡的還大！可氣，可笑！」襲人等聽了詫異。

不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